

人参的驯化技艺 人类的文化遗产

□曹保明

抬参记[外二首]

□葛筱强

通往人间的路并不崎岖

当我从居住了三十三年的泥土中
伸展腰身

当我头扎着红丝线,被参把头
郑重地抬出山林

那些远道而来为我祝福的人们啊
我也把积攒了多年的祝福
送给你们

愿你们的幸福永远是幸福
愿你们的歌声永远是歌声

也请你们为我的诞生起个
好听的名字,就像月亮升起在民间
就像今晚的月亮,围着我们
一起跳舞

野山参

我见过一只幼鹿
如何在春露秋霜的光线里
慢慢迎来自己的暮年

也见过那些头戴星星的人
总是迎着细雨或迷雾
走向明媚的朝霞

我从未意慢过夜与昼
相互转身时的凛冽山风
也从未对从天而降的
闪电与惊雷,说过抱歉

当我从生活的陡坡起身
时间开始了……

参把头小谣曲

一面祭神鼓
敲响了山林

一根索拨棍
拨动了乾坤

一支鹿骨杆
抖出了星辰日月

一把快当剪
剪出了风霜染就的双鬓

一根红丝线
系住了采参人的心魂

把山林敬为衣食父母
山林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子民

他的骨子里,就凝聚了
永恒的日出与黄昏

把人参视为有灵的仙草
人参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血亲

他的目光里,就溢满了对生活的炽爱
他脚下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动人的光阴

开花的,总是打马而过
结果的,总是与山风结伴一生

他从未想过冠冕
冠冕,或许是他人手托举的
人参的芦碗

他从未惧怕过虎啸
虎啸,或许是他睥睨红尘的歌声

那就为他歌唱吧
即使我没有穿透岁月的嗓音

那就为他祝福吧
祝福他在追梦的路上继续追寻

然,并将野山参驯化过程的珍贵自然遗存和文化遗产。

人参的驯化具备的文化遗产内涵

野山参转化为林下参和园参很关键的一条是“移”和“种”。

移,是指将小的野山参移植在人们选择的地方让其继续生长,而这种选择是由具有丰富的“放山”(采挖野山参)经验的把头本人或后代,按照千百年来人们熟知的野山参生长环境来认定的。

为了促使人类栽种的人参更具自然的植物野性,长白山人参栽培越来越靠近原始的自然属性。如种植人参,即在完全处于自然中的山坡、林地上播种,尽量去“人工化”,保持人参的自然生长特点,完全是野山参的生长过程。

吉林省抚松县长白山人参驯化为林下参和园参的技术在清代中后期已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习俗、规律和技艺,是一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无论从林下参和园参的栽培驯化历史,还是从人参的保存加工技术、贡运经验、传承的清晰程序、活态的存在现状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等方面,恰恰应该把吉林长白山林下参和园参来自野山参采挖驯化的文化和技艺,认定和总结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已有了代表性。

在人参的采集、加工历程上,我们发现,据《鸡林旧闻录》记载:“加工时,需将鲜人参置沸水中焯过,再以小毛刷将表皮刷净,并用白线小弓之弦将人参纹理中的泥土清除。将冰糖融化,把人参浸入糖汁中1—2天,再煮熟,取出用火盘烤干。”这是加工“掐皮参”“糖参”的最早技艺。而且这种加工技艺恰恰是园参、林下参在大量存在并需要统一保存时的技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吉林人参由山参采集向规模化保存加工技术的过渡。据中国人参博物馆记载,历史上抚松的“生晒参”是早期产品,白干参是南朝时期产品,红参是明朝时期产品,糖参、掐皮参是清时期产品。而“贵红贱白”已成为长白山人参制作技艺的重要认定习俗,这是对技艺的肯定和认知。

同时,从唐渤海时期人参的保护、加工、贡运,到清中晚期长白山人参栽培、加工的固定习俗业已产生,以及清中期至现代长白山区近三百年园参种植栽培历史形成,我们发现:已产生诸多具有继承性的栽培加工遗产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栽培、加工民俗的传统节日。

那些由人参采挖、放山所衍化出的人参故事、传说、习俗文化,那些带有浪漫主义和魔幻色彩的采参习俗,其实今天已经“活化”在人们从事园参栽培加工的生动实践和历程中了。长白山区的“老把头节”“开秤节”“端锅节”今天依然“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而这些传统文化节

特产,享誉中外,久负盛名。

长白山人参对生长条件要求极为严格。有家乡文友曾为之语:“上有紫气,下接地气,氤氲缭绕,方成孕育。”

无畏冰雪严寒,何惧烈日淫雨;饱经四载甘苦,一朝初梦迷离。继而含苞待放,蕴珠吐玉,醉心羞语。

人参花蕾初绽之时,花瓣娇巧如粟,花蕊柔若丝玉。等闲间,花朵悄然绽放,初为淡黄或青绿,间以红粉白紫各色,轻描巧绘之花颜纹理。其秀,悠然簇拥成穗;其雅,回眸轻舞花序;其俏,偷沾甘露,娇羞摇曳。稚嫩盛开的人参花,虽然没有扑面醉人的芬芳,却以其纯真质朴的笑靥,暗示进山采参人梦寐以求的希望与收获的惊喜。

人参主根丰满茁壮,酷似纺锤或玉柱状圆体,少有分枝多垂根须。有上品人参主根分支酷似人之形体,头身手足,呼之欲语,触之欲动。其纤细柔长的根须,如同人体四肢毛细血管,倔强扎根于林荫黑土地下,静默吮吸大地乳汁,滋养茎叶,回哺肌体。奇特的人参主根肩部芦头,其形有如人体脖颈,清晰可辨的纹理,犹如树木之年轻,诉说着曾经的岁月风雨。

古往今来,野山参的市场价格一路飙升,且不可多得。早在清代晚期,一株品质绝佳的敦敦老山参价钱,就已超过与它同等重量的黄金价值。

据《敦化市志》记载:“在敦化关于采挖野山参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甚至更为久远。唐代以后,历代渤海郡王皆把上等山参作为奇珍异宝,不远万里向中原帝国的朝廷皇室进贡奉献。”渤海国史料载:“末王十九年(967)及二十年(968),皆贡人参于唐。”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其皇族后代为确保“龙兴之地”先祖神脉,遂对长白山实行封禁。久负盛名的鄂多里野山参,仍作为朝廷王室享受的贡品,每年由当地官府确定进山名额,发放红票腰牌,方可入山采集。

早年放山采参季节,农历四月入山,谓之“放芽草市”;五月进山时,人参多为一茎独出而亭亭玉立,谓之“放青草市”;六月进山时节,人参花初开,茎端生有黄绿色小花,称为“放青榔头市”。进入八月份,深山密林中,棒槌鸟呱呱鸣叫,举翼伴飞,放山采参的黄金季节终于来到。此时,人参籽成熟,花茎枝头红润光洁,鲜艳夺目。

日其实已包含着许多现代的内容,许多是人参栽培和加工技术的总结、科技手法的传播、人参性能的介绍、技术和人参营养的宣传等等。这些新的遗产价值正在逐步地转换成新的民俗和文化,渐渐地取代了久远的挖参人遇见了美丽的“大姑娘”,或人参“娃娃”帮助放山的小孩成仙得道的故事,成为新的文化和遗产,一种新的人参文化遗产。

长白山人参栽培的历史故事、人物、习俗已经形成,那丰富而久远经历史磨洗的栽培手艺和加工技艺,已经大量而丰厚地存在——这是吉林和长白山文化中珍贵重要而独特的遗产,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



剪纸 陈维珍

被放山人称为“红榔头”,俗称“人参果”“棒槌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百草之王以其纯真情怀与夺目花果,引来它的忠诚“宠物”棒槌鸟,既为放山人指点迷津,还会让自己孕育的种子及时播撒,实现生命轮回和基因传统。

放山采参习俗,是勤劳智慧的前辈在漫长悠远的岁月与大自然的敬畏求索中,萌发累积的一整套独特的行规民俗。如“搭帮进山,敬拜神灵,叫棍喊山,起货拴红绳,打包砍头”及其特殊工具“索拨棍、快当杆子、棒槌锁”等等。淳朴生动的传统文化,如今仍在家乡世代传承,并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敦化民间,人们仍然习惯称人参为“棒槌”,说它有时是一个穿着红肚兜、聪明伶俐的娃娃娃;有时化作头簪红花身穿绿袄的美丽姑娘;有时是一个童颜鹤发的慈祥老人……予以赞美和夸张。

新中国成立后,进山采参的农民仍然络绎不绝。到20世纪70年代初,敦化土产部门每年野山参收购量都在200两左右,最高年份达242两。1980年7月,敦化大蒲柴河一参把头在寒葱岭采到一株千年古参,经专家鉴定,当属野山参罕见惊世之宝,由某国家级博物馆珍藏展示。

家乡原野广袤神奇。每座连绵起伏的山岭,皆敞开温暖博大的胸怀;每条涓涓涌动的溪流,都流淌着丰润甘甜的乳汁。天赋精华,滋养万物生灵;岁月如歌,演绎地域风情。长白山林海采参习俗,一簇灿烂多彩的乡土文化奇葩;悠悠岁月,传奇故事,一部探索开发长白山的人文史诗。

得乡村振兴,天时地利之契机。新思维新理念,新市场新机遇,种养深加工,产销齐并举。家乡敦化人参产业,如若朝霞,风生水起。人参文化,续写新篇。

人参的驯化过程

最早关于人参驯化的记载,见于1600多年前的《晋书·石勒别传》:“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

可见渤海国向唐朝贡送个头大、分量重的人参,已采取了移植“秧参”的办法,使小野山参长大,而普遍记载野山参驯化栽培则始自清朝前期。由于清廷将吉林人参列入主要贡品,交纳数量累年递增,采办贡品的衙门和地方官吏即使向民间把头搜刮,以及“官雇刨夫”采挖,也难以如数交差,于是驯化野山参为林下参和园参的历程便应运而生,始称“秧参”。

清廷对山参的驯化和培育开始是反对和限制的。他们认为用“秧参”(放山人挖大留小或把小野山参移至园内栽种)进贡是欺君行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廷申令:“收买秧参栽种,以及偷挖秧参贩卖,即将此等人犯严拿究办,一律治罪。”嘉庆十五年(1810),吉林将军赛冲阿曾带兵烧毁人参棚多处,可见清中期野山参栽培规模已相当巨大。但是,随着清廷的不断调查、研究、考证,他们也渐渐认为:由野山参转化林下参和园参,确实是保护自然与认知自然的一种“良法”。况且,林下参和园参那时已逐渐具备了与野山参同样的疗效和品质。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内务府在验收贡品人参时记载:“宁古塔秧参尚上一斤有奇,盛京十居其六……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足见在清中期,吉林野山参向园参转化的过程已初步完成,并积累了丰富的人参培育、栽种的遗产技艺。于是,清廷于光绪七年(1881)由吉林将军铭安上奏朝廷:“弛禁秧参,与诸草药分别抽收课课……”

至此,长白山大规模的野山参驯化历史被正式肯定。至今在抚松漫江、松江河、泉阳、仙人桥、东岗、抽水、露水河一带的山坡间,还能发现一处处清时期栽种人参的“老池底子”和林下参遗存与遗址。这是人类认知自

人参花情无声,
隐约芳华绽娇容。
百草之王神韵在,
芬芳奇雅戏蝶蜂。

初夏时节,家乡敦化山花
竞放,苍木英英;牡丹江畔绿叶
滴翠,草长莺飞。

得天地自然之精华,沐四季
云雨之纯情,集日月轮回之
恩惠,孕奇葩仙草之生灵。人
参名冠“关东三宝”之首,满语
称“奥尔厚达”。“奥尔厚”指草
类,“达”是指首级或头人,意为
“百草之王”,足见先人对人参
的珍爱与追宠。

人参,属五加科,多年生草
本植物,含有多神奇药用和营
养成分,寿命可长达几百年。其
雅号为——神草、地精和长寿花
等等,分支为野山参、林下参和
园参几大品种,为长白山区重要

人参花开

□朱长忠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